

舊區重建二三事



善治若水
胡恩威

九龍城是香港一個別具歷史特色的地方，從前既有啟德機場，也有九龍城寨。九龍城曾經有很多潮州菜館，還有啟德遊樂場、戲院和百貨公司等。在啟德機場未停用之前，當時的馬路旁是不少人的落腳點以及觀奇景的地方。

什麼奇景？

啟德機場自一九二五年啟用，至一九九八年停用。當時在九龍城街頭，抬頭望天，時而看到飛機低空掠過，彷彿近在咫尺，觸手可及，甚為奇觀。

九龍城這個地方進行舊區重建，有很多事項需要思考。不是拆掉它，建造一些豪宅、一些冷氣商場，然後在商場上蓋建一棟一棟樓宇，這樣就完事了，而是需要保留一些社區特色。

現在負責城市舊區規劃項目的大部分是工程師。若看新加坡的舊區保育，多由擁有較強規劃知識的官員和市建局人員負責。新加坡的舊區保育，着重保留建築物本身原有的味道，配套設施也多加考慮，就算建商場，仍要保留一些原有特色。

若大家去新加坡牛車水旅遊，裏面有很多特色小店，還有一些大牌檔風味的食肆，可在那裏流連半天。晚上有很多街頭攤檔，或者是一些咖啡室，都保留當地的城市風貌。

筆者認為，香港的舊區重建常見一個缺點，就是把舊樓拆完之後，興建一些售價昂貴的豪宅，然後起一些商場名店街，裏面多是消費較高的奢侈品，即使是餐廳，價格也不便宜。這樣顯然不夠大眾化。

社會要講平衡，所以九龍城將來進行重建，要保留一些普羅大眾負擔得起且有香港特色的消費，例如大牌檔、街邊小食、特色地方菜館等。九龍城街市其實是香港最好的街市之一，美食家蔡瀾先生也介紹過。可惜逾三十年歷史的九龍城街市，為配合重建計劃，將面臨清拆。

香港另一個特色是中式茶樓，上一代人提着鳥籠去茶樓品茗、吃點心、聽南音。還有大牌檔的鑊氣小炒、宵夜美食等，這些在香港慢慢消失。有時找一碗好吃的粥也不易，現在年輕人熱愛傳統中式食物似乎不多。奇妙的是，很多遊客卻喜歡這些老香港情懷，喜歡來香港品味這裏的東方色彩。

在筆者看來，西九文化區也多見西式生活方式。裏面的食肆，即使是中餐，也價格不菲。不知大家有沒看過電影《我的超豪男友》（Crazy Rich Asians），其中有一段講主角光顧動植物公園的戶外食肆，二十元一大支鮮榨蔗汁，價格真算便宜。

因此，文化藝術的發展，一定要和生活掛鉤。如果那些消費太高，貴到一個地步，令很多市民難以負擔，這無疑會令文化的滲透力減弱。這一點在香港未來進行舊區重建和發展文化藝術時必須要注意。



人生在線
林中洋

星期天的午後，花園裏靜悄悄的，除了各種鳥叫，聽不到旁的聲響。我放下正在看的書，覺得有些口渴。雖然天很熱，我還是從書房裏取出了茶盤茶具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園中的方桌上。

這套茶具是我多年前千里迢迢從國內背來德國的，木製的茶盤漆得油亮，經過無數次茶水的「澆灌」，竟然依舊如新，淡綠色茶具除了六隻花瓣狀的小茶碗，還有一隻茶壺和一盞茶海，也就是功德杯，我把兩隻茶碗和茶壺茶海一起放到茶盤上，想起還有茶勺、夾茶碗的鑷子等器具，包括那隻不可少的貔貅，於是一起拿來，擺上之後，覺得好像還少點什麼，就又去前花園剪了幾隻粉白色的玫瑰花，插在白瓷的小花瓶裏，一起放在茶盤上。

水開之後，把頭遍濃得化不開的茶滾燙地澆在貔貅身上，它倏地變了顏色，但彷彿很消受的模樣，二遍茶先倒進功德杯，再分別倒進茶碗裏。我其實說不清這些程序的意

義，但是這其中的儀式感卻帶給我說不出的心安。

幾盞茶之後，忽然想起，好像已經很久沒有寫字了。於是把茶盤移至桌角，回屋去拿出筆墨紙硯，我的硯台，是我爺爺讀私塾的時候用過的，至今已有百年歷史，我原本準備使用唐墨，又怕天熱，磨出的墨會很快乾掉，就索性拿出了一得閣的墨汁，直接倒進了硯台裏。這個下午，在臨帖《心經》的時候，紛亂的思緒也似乎有了可以歇息的地方。

傍晚時分，天漸漸地涼下來了。我放下毛筆，想了一下晚飯該做什麼。雖然是夏天，我卻很想吃碗熱乎乎的餛飩。記得小時候，我家附近有一家專門賣包子餛飩的飯館，叫「利群」，每次到那裏吃飯，都得自己去後廚取餛飩，那廚房油黑油黑的，但是每個準備盛餛飩的大碗都亮亮的，裏面早早放好了蔥花、榨菜碎、紫菜、蝦皮等湯底，下餛飩的大鍋旁是另一口沸騰着高湯的大鍋，下餛飩的師傅先把高湯傾入碗中，最後才倒入煮好的餛飩。也許這其中並沒有什麼高明的地方，但這卻是我記憶中吃過的最美味的餛飩。



▲夏日寫字品茗休閒一刻。 作者供圖

我包的餛飩個大料足，雖然自己覺得比不上「利群」，但是我的家人卻是非常鍾愛，這於我而言就是最大的滿足。即使是這樣炎熱的天，他們吃得汗流浹背，卻連口稱讚，我的心裏也就暖暖的。

年輕的時候，周末總覺得要「做」點什麼，好像才不虛度。現在發現，其實能和自己相處，有自己的時間和空間，能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或是什麼也不去做，只是享受自由的時光，真正感受到自身的存在，那就是對得起自己了。

消暑之地



君子玉言
小杳

北京氣溫持續在四十攝氏度上下徘徊。周五傍晚，三言兩語一商量，在辦公室簡單收拾一個小行李箱，下了班直接出發，驅車一百多公里，直奔十渡。

周末出城的車很多（也可能人們都想躲開這座大熱島），從市中心一路擁堵。向西再南，視野低處是漫漫車流，中層是密集的高樓，高處是雲天。空氣是滾燙的，但天空特別美——純藍得讓人心疼，雲朵時而聚成一片，層次豐盈，時而散開數朵，靈動輕盈。體感是灼熱的，視覺卻是清爽的。終於，雲的陪襯從無邊無際的高樓變成了高壓線變成了綠樹田疇，城裏的雲變成了田野的雲。到了六環，這才算出城，道路暢快起來——足足用了五十分鐘。進了山區，此時的雲，已是一渡的雲二渡的雲……九渡的雲，是青山間的雲了。

快八點時到十渡。偉寧亞平夫婦在等我們，水池裏鎮着一個大西瓜，亞平帶着我直接到菜園摘了幾根黃瓜，洗洗就吃。小酒小菜小餛飩，舉杯時，山坳處一抹晚霞，拒馬河水深藍。老同學把盞敘舊，不覺夜深。蚊蟲圍着廊上燈光飛來飛去，夜風徐緩，清朗如水，滿身暑熱悄然消退。

周六上午去平西抗戰紀念館參觀。紀念館離偉寧亞平家客棧垂直距離幾百米，站在館前，可清晰望見他家三層灰色小樓。誰會想到，當年貧瘠苦寒、戰火紛飛的太行山麓，如今成了消暑之地。那些為抗戰軍隊捐三斤紅糖、五斤小米的百姓後代，家家綠藤小樓。紀念館內許多照片由於年代久遠模糊不清，但那些志士仁人豪邁又儒雅的氣質，穿越茫茫歲月直抵人心。他們衣衫破舊、身軀清瘦，但氣場堅定、英氣逼人，令人久久凝視，肅然起敬。那些手寫的文書，端正莊謹，即使在戰火硝煙中，依然透出這個民族厚重溫潤的人文底蘊。這樣細細地看下來，我們這幾個自發來的散客成了所有參觀者中最後一波離館的。

中午吃的瓠瓜餛飩餃子，瓠子也是從園子裏現摘的。陸續來了幾批客人，回頭客

居多，都是衝着偉寧亞平家人好、實誠，口口相傳。傍晚時廊棚幾桌都坐滿了。偉寧一家忙着烤虹鱒魚烤串。山坳一片炊煙嫋嫋。拾級而上，小樓依山，林木透幽。記得去年陪恩師來時有棵杏樹，金果垂垂。亞平說，今年杏兒成熟時，被松鼠禍禍不少，聰明的松鼠把果肉啃掉扔掉，杏核含嘴裏，腮幫塞得鼓鼓的，跑到山上埋起來備冬。

與去年相比，樓前樓後，種了不少菜蔬——庭院前的一小塊地平整出來，種了黃瓜豆角瓠子茄子，地不大，但幾棵藤就結滿瓜果，每天吃不完；樓頂用箱子種着辣椒……太陽花更多了，一簇一簇紅的粉的開得旺盛。就連地磚縫隙都擠出小粉花。誰能想像，小花竟然有這麼強的生命力，一丁點土就發芽綻放。

將客人都安頓好，我們與偉寧家人一起吃小燒烤，憶起當年，青澀少年呼嘯着來來往往。亞平向我們「吐槽」，說偉寧過去脾氣爆，說話直，淨得罪人。現在做生意，情義生意分不開，抹下面子。自家的水池，常年幫別的客棧養魚，水電費全是自己拿，還得確保魚活。偉寧不服氣，堅持他的道理，他是寧肯天下人負我也不負天下人。其實亞平說他，自己也是一樣厚道。老同學喝着小酒，敞開心窩隨意暢聊，彷彿這才是忙碌之後最為享受的時刻。

偉寧說到自己八旬老父——一位大學

教授，當年服從安排從南京調到長春，又到西安。經歷過下放，吃了很多苦，但始終一腔老知識分子的赤誠。十年前中共十八大召開，老人用毛筆小隸書寫報告全文，兩萬八千多字，一筆一畫寫了三個月。從西安料峭的初冬，一直寫到來年開春。長達一百八十米，學校操場跑道一條直道都擺不開。這幅書法前年被西安博物館收藏。

酒酣話長，不知不覺，又至凌晨兩點。山麓夜闌人靜，夏蟲低鳴，小院幽涼，毫無酷暑之感。

次日午前返市區。臨行前，從園子摘黃瓜、小葱、蘇子葉。前天只有手指般大的黃瓜仔，澆過夜水，一夜之間就長成小棒槌，頂花戴刺鮮嫩飽滿。我還剪了幾枝太陽花，陽台可能不如這山間自在，但它皮實不挑，中意這樣的好花。

走一〇八國道，比高速繞一點，風景好。車子盤桓山間，路況平展乾淨，兩側槐花濃蔭，青山綠樹間雲。站在高點，雲山俱望，時晦時明。

手機隨機播放的音樂也特別應景：向雲端
山那邊
海裏面
……

回到城裏，歌還是一樣的歌，似乎沒那麼好聽了，看來音樂也需要配合宜外景意境才夠。天仍熾熱，身心清涼已渡。



◀七月流雲帶來一抹清涼。 作者供圖

數字藝術之美



市井萬象
新華社

近日，「視覺遼寧——第二屆數字藝術展」在位於瀋陽的遼寧美術館開展，展覽匯集一百六十八名數字藝術家創作的一百八十餘組作品。展覽將持續至七月二十二日。

遼東放山記（下）



人與事
泰豐

午時時分，山林間突然暗了，濃雲正緩緩壓來，林中頓時山霧四起，一瞬間，三人沒入霧中，頓感一身清涼。二哥望了望天，說該下山了。下山時，二哥特地繞遠過去看了看那「巴掌」，對嫂子和我說：「還在呢。」

有了放山的收穫，二哥多了些許自信，回家的路上話也多了。問我：「知道你嫂子為啥攔着人參不放手？」「聽說找到山參要拴上紅繩或用手抓住，不然人參就『跑』了。」他立即糾正道：「不是聽說，是真事兒。」

二哥自言，某次上山，他在一處發現了五根山參，兩根是參齡在五六年四品葉大參，三根是參齡兩三年的兩品葉小參。他毫不猶豫地抬走了兩根大的，留下三根小參就離開了。剛走出去二三十米，

轉念一想，此地偏僻，再來不易，不如把那三根小參一起帶走，便折返回來。然而，剛剛抬走兩根大參的坑窩還在，三根小參卻怎麼也找不到了。他在周圍轉了大圈小圈，累得滿身是汗，還是不見它們的蹤跡。還有一次，二嫂找到一根參，喊他來挖，自己便去一旁捋菜去了，相隔幾步，二哥過來卻不見參影，叫二嫂回來也尋不見。兩人驚奇不已，二嫂只後悔不該忙着捋菜，該抓住參苗才好。

聽着平素從不信邪的二哥說得那麼懇切與真誠，我不忍置疑，可我怎麼也不會相信，一棵無腿無腳的草，哪來的「跑路」和隱身的「神功」？我堅稱他倆一定當時看走了眼，錯把雜草當人參，可二哥就是不肯承認。不過，我倒是明白了二嫂抓參不放和二哥下山時也要確認那根「巴

掌」是否安在的原由。

說起人參的靈異事，二嫂也插嘴，聽說有棒槌鳥叫的地方就有人參（「棒槌」亦是老家對人參的俗稱），便提起自家前山每晚有棒槌鳥叫，堅持說肯定有人參，沒準還是「大貨」。二哥對此並不理會，卻說起另一段佳話：半個多月前外地來人收購三枝九葉草（學名淫羊藿），二嫂孤身一人上山挖了一大兜草藥，沒想到收藥的人走了。春季乾燥，怕草藥枯死，便栽在自家水井邊的坡地上。一日，二哥在那塊地邊的樹下閒坐，不經意間發現在栽滿三枝九葉草的地壠中，有一棵新株長得疏朗俊秀，很是特別。走進一看，分明是一棵三品葉的山參。於是連忙叫二嫂過來詢問事由，二嫂說根本就不知道怎麼來的，栽草藥時也沒發現有什麼不同，二哥問是

哪座山挖來的草藥，二嫂說去了北面好幾座山，記不得是哪座。二哥苦笑，只誇她好福氣、好運氣。我想，這便是放山時，二哥所說的她的「第二次」吧。

關東的放山人稱人參為「山林中的精靈」，有關的靈異故事數不勝數，盛傳不衰。哥嫂自述的親身經歷使這個山林精靈又添了一份亦真亦幻的傳奇。或許正是這些傳奇故事，讓群巒起伏、雲霧繚繞、密林蔽日的長白山脈顯得真實又神秘，既令人神往又心生敬畏。

回京後，偶然從百科資料中查到，所謂「棒槌鳥」，其學名為東方角鴉，是一種小型貓頭鷹，以昆蟲、鼠類和小鳥為食。至於牠是否吃人參的種子，待考。但我自忖不會。我把這些觀點說給二哥二嫂聽，他倆都不信。